

禮記集說

世世
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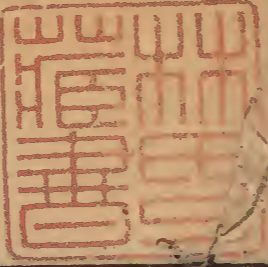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六	三	函	號
一三九	二	架	冊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三九	二	函	號
二八五	冊		
一五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35 (407)
函號	369 108

共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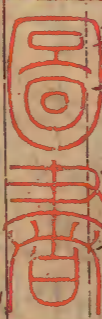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

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

之名



孔氏曰自此至地者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

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禘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

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

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又烝進也進

品物也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

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註云禘宜為

禘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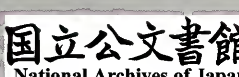
已見郊特牲註故略之也鄭知周春曰祠夏曰禘者案宗

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知以禘為殷祭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先禘後祠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盥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長樂陳氏曰禘以飲為主所以順乎陽烝嘗以食為主所以順乎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此殷祭也殷以長發為大禘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蓋夏禮也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禘以飲為主而養死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禘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為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衆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虞夏之制也而周則變禘而為祠變禘而為禴而禘則謂之大祭故周官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而詩序亦曰雖禘太祖也

山陰陸氏曰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正也春夏以飲為主審諦之時也春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禘夏禘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祠者凡此三代共之先儒謂周曰祠誤矣且方言祭又不備舉祠不足言也故禮言春禘夏禘禘言道嘗言物故禮言春禘秋嘗詩曰禴祠烝嘗稱祠者四時之祭備舉不嫌也大司馬言享禘不言祠言享烝不言嘗亦以其盛者言之處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



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亦言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曰禘夏曰
 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
 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
 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
 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禘夏禘為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
 明文可據蓋成康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
 釋之曰禘當為禘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禘則
 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為禘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
 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周官
 所言春祠夏禘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禘夏禘此殷
 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也何以知之記
 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
 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秋嘗而
 而先之以享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則為夏禮非殷禮也春
 禘既為夏禮則春禘自得為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
 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
 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禘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至
 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
 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
 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
 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鄭氏曰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

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孔氏曰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鄭註無地祭三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上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雷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為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差等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別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

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案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享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享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享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王制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則伯與侯別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此王制所陳多是夏殷之制夏傳所說亦非周代之禮則鄭所註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以夏傳言之則侯是侯爵者非五等諸侯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禮器云齊人有事泰山又云晉人有事於河是也秦溪楊氏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于不可強解不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為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于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眾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唯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則祭之

講義曰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也大夫祭五祀謂祭司命中雷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戶竈中雷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別于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山陰陸氏曰三公坐而論道諸侯朝宗者也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山川山川所以為

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
 壇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祝之實而交孚乎隱
 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
 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
 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
 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
 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
 子者這一個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
 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語錄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
 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
 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
 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
 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
 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
 天子諸侯祭之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禮運杞之郊
 也禹也殷滅夏必不郊鯀必應封夏後但不知名杞與否
 至周封夏後于杞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晉侯夢黃熊
 事見昭七年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
 子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
 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者未之祀也據傳意謂
 晉為盟主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

後者鄭引之者以證晉居夏之舊地鯨無主後故晉祀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
 先王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內因古先聖哲所居之
 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荊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之因也

天子牲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

鄭氏曰牲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
 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
 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
 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禘禘嘗烝必
 廢一祭禘牲互明牲禘文也禘一牲一禘下天子也禘歲
 不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
 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禘祭唯牲為時祭之禘
 故云牲禘夏秋冬之時先為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禘
 嘗禘烝也鄭註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曰禘禘禘嘗
 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
 下云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
 等皆殷以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禘也皇
 氏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
 一時得禘則為之不一三時俱禘今鄭註云春一禘而已不

禘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
 大祭禘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
 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註謂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于太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
 云大事者何大禘也通僖公死之年為三年也註謂明年
 春禘于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
 廟有事禘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
 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案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
 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註謂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羣廟之後
 每五年之內再為殷祭故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
 禘僖六年禘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為禘三年為禘

皆禘在禘前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
 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
 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為大禘為小鄭
 不用逸禮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
 崩與禘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
 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
 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
 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註謂虞夏之制
 者雜明諸代不專殷也又春禘註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
 俱名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此從南方
 始南方諸侯春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禘則不禘
 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
 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

廢禘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為始故也禘牲者諸侯降于天子故禘在牲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禘在牲上禘一牲一裕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唯牲一裕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禘在牲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禘烝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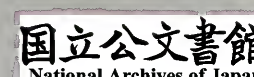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諸儒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立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禘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

得云夏殷禮哉諸侯禘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又以諸經書之文證之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延平周氏曰天子牲禘諸侯禘而春祭皆無禘何也禘以飲為主禘以食為主故天子諸侯春祭皆無禘天子禘是有禘有禘也諸侯禘一牲則不禘一禘則不禘何也方夏之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各正其位故諸侯夏祭則殺于天子天子禘禘禘嘗禘烝則是先大祭諸侯嘗禘烝禘則是先時祭何也先大祭而後時祭者序之常先時祭而後大祭者乃其別也雖然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皆得與時變易要在斟酌當時之宜而為之節而已此諸侯隨時

而朝或有所闕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殷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又曰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殷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殷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禘禘禘如天一禘一禘言于夏禘之時止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禘禘則嘗禘且禘無疑

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又曰天子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于太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禘祭于太祖之廟至來歲禘禘于昭廟禘嘗烝亦禘于太祖之廟又來歲禘禘于穆廟禘嘗烝亦禘于太祖之廟一年每廟一禘三禘也廟雖多推是而徧如是則禘祭者歲獲四祭餘皆三禘祭也故古有三時之說若此天子乃可以親祭舊說一日徧祭七廟勢不可及雖于書有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禘者合羣廟之主禘者推及遠亦合羣主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淳斷然立義禘也禘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嘗禘禘則天子必親行祭事何故羣廟之主皆在太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徧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



仍不得各為齋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諸侯亦如天子禘牲但于禘歲一牲歲一禘是於禘二年中一年牲一年禘也如嘗禘烝禘並如天子唯禘有䟽數以是為殺也假使諸侯有五廟當禘牲于太祖禘牲于昭則是二廟各獨享一祭并嘗禘烝禘歲各一祭而已至來歲禘牲于昭禘牲于祖并嘗烝皆禘則昭廟歲得四祭其餘雖太祖皆三也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禘本祖之義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此或是朝覲闕一時祭或傳者因見諸侯不禘遂推類言之大夫士雖廟數不同理必皆禘亦至于高祖以人事觀之安得不祭唯禘請于君有大事省于君是也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牲一禘之說牲則祭一禘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禘羣廟秋祭曾冬又禘來春祭祖夏又禘秋祭

禘冬又禘

河南程氏曰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之義其曰禘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為明白張子謂禮有一牲一禘之說正解釋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一章但本文言禘嘗烝三祭皆禘惟禘一牲一禘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為之說曰春祀高祖夏禘羣廟秋祭曾冬又禘來春祭祖夏又禘秋祭禘冬又禘雖一牲一禘之說若可通但言牲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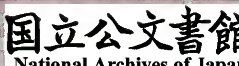
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禴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又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禘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禘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邪本朝禘禘用鄭康成之說則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慶曆中用徐邈之說則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禘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禘而皆以為合食于大祖也是則禘禘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

之則禘與禘異不容混矣知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如馬融之論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于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于文武二祧之分如鄭玄之論乎禘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享如何休之論乎知禘禘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長樂陳氏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備而不闕然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備然有所謂備者有不朝之歲而已周秋冬之祭與異代同而春夏之祭與異代不同禘禘與異代同而禘之時與異代不同蓋周之春夏謂之祠禴而異代之春夏謂之禘周之禘

常在十月而異代之禘未必十月天子禘祫諸侯禘禘以
 其不合于物薄之時尊卑同也天子禘禘禘嘗禘禘諸侯
 嘗禘禘禘以其合于時之前後而尊卑異也天子禘禘諸
 侯禘一牲一禘者蓋禘則辨昭穆辨昭穆禮也嘗禘則嘗
 進品物而已嘗進品物仁也禮所以辨異故天子于禘之
 歲禘而後禘諸侯于禘之歲則禘而已仁所以統同故天
 子禘而皆嘗禘諸侯嘗禘而禘又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
 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
 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
 也殷禮春曰禘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
 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
 雖禘太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
 日而省眠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

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
 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
 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訖其事矣
 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牲祭夏秋冬則合享牲祭各
 于其廟合享同于大廟王制曰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禘禘
 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禘是天子春牲而三時皆禘諸侯亦
 春牲而冬皆禘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牲一禘而已禘一牲
 一禘而嘗禘皆禘是始年再禘次年三禘也天子言牲禘
 諸侯言禘牲天子言禘禘禘嘗禘禘禘諸侯言嘗禘禘禘此
 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孔氏之說皆無所據楚茨之
 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
 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
 昭穆則會羣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禘也合三廟于一日而



薦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禘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禘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禘而何

嚴陵方氏曰牲禘禘者以其無禘以配故謂之牲也禘者三年之間祀禘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間祀之禮為大常祀之禮為小天子諸侯當禘之歲而牲禘不禘者以品物之少不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先間祀而後常祀故曰牲禘下言禘禘嘗禘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間祀故曰禘

牲下言嘗禘烝禘蓋尊者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牲禘一禘一禘而已至于四方各朝于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魯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馬氏曰禘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于大廟天子三時祭皆有禘此虞殷之制也至于周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一禘則在于五年之間禘禘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不同有以為禘大于禘有以為禘大于禘蓋古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禘則先禘則知禘有大于禘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禘也以饋食享先公此禘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飲為主以饋食享先公則以食為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唯禘為牲各于其廟祀之若夏禘



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廟所謂三年一禘與此異彼禘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著猶別也以有此經禘嘗之嫌故也左傳曰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特所謂牲禘也諸侯闕一時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去時祭天子言牲禘言禘嘗禘烝諸侯言禘牲言嘗禘烝禘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禘牲在上亦言之法諸侯于禘一年牲一年禘下天子也凡有所合皆禘也士虞禮曰哀薦禘事何必三年然後為禘李氏曰禘者諦定昭穆尊卑也禘合聚飲食也蓋禘之道在親親禘之道在尊尊尊尊故分而祀之親親故合而祀

之夏道忠故大祭有禘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禘周則五年而兼用之

石林葉氏曰古者祔主于廟則合羣主而禘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禘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為常所謂三年之禘天子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為備故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于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禘唯其物備而先禘故三時得以徧行止牲禘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禘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禘嘗禘烝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異于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禘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禘禘之類又却合為一處則牲反詳而禘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

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祔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弗辨其

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于大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

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祭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于大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于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也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為禘何邪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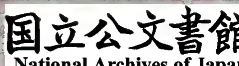
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之僖公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威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為一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禘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于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于夏四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行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邪求之聖經禘禘之文不詳



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
 荅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
 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
 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
 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始祖所自
 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魯
 用之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
 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
 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
 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年數
 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
 漢儒臆論也之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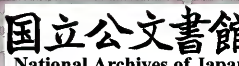
新安王氏曰大禘大祭也祫三年一祭其禮次于大禘祫

禘嘗烝時祭也王制所記蓋年遇三年當祫之時春則為
 祫一祭而已不行祫祭故曰牲祫夏祭則先祫而後禘秋
 祭則先祫而後嘗冬祭則先祫而後烝故曰祫禘祫嘗祫
 烝言祫與禘並行于夏祫與嘗並行于秋祫與烝並行于
 冬非若春之牲祫也鄭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廟明年
 春禘于羣廟是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魯之失禮春
 秋所譏不可為證也五年再殷祭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
 之未有與鄭氏辨者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
 廟亦未有言其非者嘗試論之周之禘大祭也記曰禮不
 王不禘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有禘禮故大傳謂之不王
 不禘周語謂之終王於是合羣廟之主與毀廟之主與新
 主共為一祭以審諦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大
 祖配之自太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向既祭七世之祖



其主藏于夾室新主入于禰宮昭穆以次遞遷故謂之禘無五年再禘之禮也禘祭行于三年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比年行之則為數數則煩數年不行則為踈踈則怠故以三年一禘為節周人喪祭之後有卒哭之祭以其主祔於祖父而曰哀薦禘事言初合食于祖廟也與三年之禘名同禮異三年喪畢而行吉祭後有大禘之禮大禘之後四時有祭而三年一禘不復再禘此不王不禘之說也然則先禘後禘其理曉然故禘以審昭穆為名禘以合食為名既禘則昭穆以定而不遷何再禘之有升祔之禘即非三年合食之禘乃曰先禘後禘又失之矣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氏曰自此至踰廟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鄭註云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



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鄭又引禮器及豳風證薦用羔之義註云庶人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為大牢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儀禮長樂劉氏曰聖人于天下昆蟲草木之微亦必有道以保其生成而遂其性命也故莫大于祭祀莫重于食享莫急于口腹也而事為之制禮為之防制所以節貴賤之欲防所以立上下之中欲節于上則處其下者莫敢縱情以踰矩中建于下則居其上者得以盡性而興仁此三王所以

獨步于後世也是故夏殷周之道天子宗廟社稷皆大牢諸侯宗廟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隨時所有其陸產不過韭麥黍稻其庶羞不過卵魚豚鴈此之謂王者之制所以節生民之欲而立中和之防也違之者有刑有恥風俗之所不容也故上不敢失其節以偏下下不敢踰其矩以僭上取之者有其時用之者有其度而昆蟲草木得以遂其性矣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于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于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亞于天子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于夏

豚之于秋鴈之于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獲于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又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註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于孟月或于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大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于寢者祭于寢其禮略而易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于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為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大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大牢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楊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以庸節節莫差於僭此天子與諸侯別一制度亦所以防僭亂之階祭禮詳薦新禮略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山陰陸氏曰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與此不同舉重者也六牲為會曰三舉也天子舉以大牢亦以會也諸侯舉以特牛亦以大牢卿祀以特牛亦以少牢今其言如此非故為戾也詞有差次古之人立言多此類如曰不然士食魚炙不應不食肉庶人食菜不應不食魚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季春矣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禘中冬享烝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固非仲月也為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祀禘與享禘享烝皆仲月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于孟秋薦黍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產以作陽德地產以作陰德古者事死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產韭黍麥稻之地產食味之道也廬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



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

孔氏曰鄭註無故故謂祭享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蕩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食日無文朔月特豚以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享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

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享也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者案有司徹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煩簡則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于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于握則非禮至于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為五帝之祭故也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己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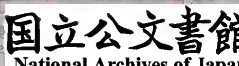
人而不以處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己者也庶羞可以及牲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蓋人之所以侈心惑性者常在于服食居處之間禮之所防存心養性之術也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

山陰陸氏曰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以著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橫渠張氏曰不踰不豐于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于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于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于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夫猶治也孟子曰鄉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言之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

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者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私田也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也案鄭註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知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疆地鄭註云廛里邑里居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

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什一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

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案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傳云林屬于山為麓麓山足也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此林麓川澤之異也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夫圭田者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厚重賢人故不稅周則兼通士稅之鄭引周禮士田載師文也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為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勳加田無國正諸子司



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于其盛則抑之以征于其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以周官皆言征于掌交則曰九稅蓋征者稅斂之總名也 又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征為殷制而註載師士田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于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于私故謂之公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其姦偽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微切之經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紂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即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為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謂之圭者公不嫌于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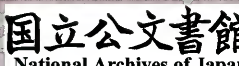
雖不征猶有譏焉故言不而已

山陰陸氏曰凡有所藉如借可也故藉之言借也孟子曰助者藉也蓋亦以此以助為藉則正在我矣家語曰在貧如客使臣如借是冉有之事也市廛而不稅雖曰取之猶不取也且謂之稅則以其正不在是也其謂之廛則亦有義焉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皆可以縛人而利為甚謂之譏言于其微時言也古者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後世為之厲禁然後能如此圭者潔也著卿以下潔白無玷而後可以祭祀

石林葉氏曰稅者說取于民征者正取于民合而言之也對而言之則稅止于布帛粟米而征則兼于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于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

田既取其稅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蓋紂方虐民而文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于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于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

新安朱氏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于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又曰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

人也孟子說

廬陵胡氏曰周畿內用貢法然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內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說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清江劉氏曰關譏而不征謂羈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馬氏曰古之為關將以禦暴至于周則門關有征所以抑末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欲誘天下之游手者歸于農故閑民之治圭田者則無夫家之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鄭氏曰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于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于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于義則輔之以仁事在于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而民無徭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謂雖豐不得過三日之制也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山陰陸氏曰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據此用民之力唯冬一月而已周官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據此用民之力唯一旬而已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
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寧其親此三代盛
時仁行于天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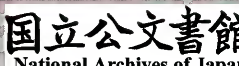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
時觀寒煖燥濕也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
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司空執丈
尺之度以量度于地居處于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
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鄭註寒煖謂四時
燥謂山濕謂川與沮澤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鄭言
沮謂萊沛有水草之處也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為邑之處

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堪達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也小
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
興事謂築邑即築城也又築廬宿及市遺人云凡國野之
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國家為役
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
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
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
食

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
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
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造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
也夫力出于下食出于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



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為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與役事與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山陰陸氏曰居民句斷山川沮澤言治沮澤準以山川之政若田二牧而當一井矣春秋傳曰度山川鳩藪澤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若納總納銓納秸服亦是也

李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舜所謂釐下土也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則山澤莫不同也餘見下章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為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



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也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註唯云緩急者剛輕速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大總唯二也人性不同亦有柔而速剛而遲者器械異制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鑄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何休註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言修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隨物之所宜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于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于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濕也剛柔遲速異齊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輿鑄燕函秦盧

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為俗俗之所安為宜先王觀民設教故脩其教不易其俗因而為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蓋教出于德性故脩之政係于法度故齊之脩其教齊其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官民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強弱而處之焉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于陵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齊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

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暫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于商墟者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于夏墟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于教言俗于政言宜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別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于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一至于口之于甘器之于用體之于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

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濕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拂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唯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李氏曰居民材以下此舜之所以別生分類也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遠近未嘗異以其釐下土故曰居民以其別生分類故曰居民材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其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其所謂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蓋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濕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于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于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

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為詳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則同川卧則僣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中國夷蠻

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
寄象鞮譯皆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
有言狄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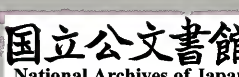
孔氏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五方謂中國與四夷
也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題者
雕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
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
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東方南
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
內而相交故云交趾鄭註浴則同川卧則僦者言首在外
而足相向內故典瑞註云僦而同邸不云被髮斷髮故也
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
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

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
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是其用雖異各自充足也五
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
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
解寄者傳寄外內言語象者放象外內之言狄鞮知也通
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陳說內外之言此通
傳四方語官也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
物舐觸地而出夷者舐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
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
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
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曾六
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

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
 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羗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
 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
 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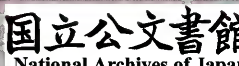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國
 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于夷狄疆以
 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詳略不同至于
 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則一也夷言其易蠻言其慢
 戎則好兵狄則善守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
 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者
 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異也寄象
 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

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于此象言其像于彼鞮言
 其履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韎師旄人鞮鞻氏教四
 方之樂其名官或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
 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
 同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
 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習也荀卿曰於越夷
 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嚴陵方氏曰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移以其皆
 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以其易而無文蠻
 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剛狄以其勇于題曰雕于身曰文
 互言之耳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
 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
 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是矣



馬氏曰性受于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雕題交趾蓋蔽其所習而不以為恥則餘亦若是而已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于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鞮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山陰陸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寄以黜而寓之為義譯以來而譯之為義象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履氏是已

李氏曰凡人之魂氣生于天故天得以變其性南方之強寬柔以教北方之強衽金革而不厭是也體魄成于地故地得以化其形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瘠是也以其性之不同故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以其形之不同故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以其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故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以其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先王齊其政不易其宜蓋聖人之所以同人者在乎類族辨物使下觀而化者在乎省方觀民設教而已天下之法自堯至周而後大備故治夷狄之道略于堯而詳于周堯典宅嵎夷安之以道也舜則非唯安之也必有德以服之故曰蠻夷率服夏則非唯服之也必有教以及之故曰朔南暨聲教殷則非唯及矣必有法以制之故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周則非唯制之也必有政以治之



故曰合方氏之職掌通其材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悅事務勉勵立功尊君親上如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長樂劉氏曰公侯等爵邑之大小而畫地以制其封域有地廣而民稀者其土瘠也有地狹而民稠者其土膏也封域雖等而賦入不侔夫井雖均而田萊不一必使萬民安宅而凶旱有以自周諸侯撫封而禮樂有以自備者司空度地必參相得而後能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于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于親上由其長長以至于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于制邑之地曰量于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為並三之為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

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于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于勞苦勸功則不由于勉強尊君則為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于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教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于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李氏曰于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蓋又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度其長短者蓋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田夫治之不勝而莠生之也不度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為有餘詩云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于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講義曰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小大多寡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之異或居于山或居于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為相得無曠

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興學校以教之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亦此意

黃氏曰民恥于無功之食而俎豆牲牢各知其分殺害有時則食節之義也庶人既知貴農皆趨三時之務則事時之義也上下有節然後謹庠序之教化之以孝弟鄉遂推賢讓齒則太平之道興焉

橫渠張氏曰樂事樂稼穡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即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臨川王氏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乎曰學者先王之所以教有教然後使人能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教成然後立學似非先王之法也孔子謂富而後教之者民窘于衣食固不可驅而之善也故富之者王道之始雖然所以教者未嘗待民以大富足之後乃始興之也隨其力之厚薄勢之緩急而為之禮皆所以教之也教不可以一日廢則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紕惡教學升進之事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

所稟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者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意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長樂陳氏曰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于行實係于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而後崇簡之而後絀也嚴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修教惡乎隱則七教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修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于是為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者老在所養則耄期固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可知矣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五言
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李氏曰善教得民心故教民謂之司徒六禮冠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禮七教舜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遜五教在寬穆王命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父子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別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于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于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于同衣服

則政之在衣服也頒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于冠本于昏成于喪祭和于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爲序教于內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爲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爲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曰節民性教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

于民之欲也故八政曰齊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蓋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之政而宗伯之禮不設于象魏也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六歲協辭奇衰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所以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仁有不弟不任不卹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不肖也先王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卹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擾萬民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于簡不肖則備矣

石林葉氏曰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內故以節民性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己故以興民德政者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道出于命德出于性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偽齊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廷正鄉黨和庠序勸而後教化被乎天下教化行而民德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于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教則疑于侵官楊子言

劉良公

道以道之而終至于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于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緩急以為詳略不同也廬陵胡氏曰從司徒修六禮至外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身不齒皆純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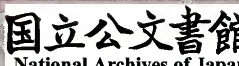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



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孔氏曰此論絀惡之事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鄭註耆老謂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老賢則年老有德行而不仕者朝有朝王之嫌故鄭云會也耆老既會於鄉學內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鄉學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故鄉學得為射也又鄉飲酒解以鄉為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亦謂之飲酒故鄭註庠謂鄉學也習射習鄉欲使不帥

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教狠之人為之習射習鄉鄭註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經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為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案司馬法云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故知遠郊之外為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

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註不云間年者案學記一年至九年知類通達以九年限極不云間年也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今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者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猶錄也

長樂陳氏曰道德一風俗同則鄉之所好者無非善其所惡者無非不善然後可以因其聰明使之簡不帥升秀士也古者凡以敬而見者皆謂之朝則春秋之朝廟祭義之朝牲此朝於庠是也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

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所得已哉 又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饋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為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

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 又曰夫鄉即郊也而鄉之外
 即遂也言鄉言遂而間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為鄉
 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牧
 矣次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先於癸亥之
 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言之
 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間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道亦已至矣而猶有不
 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周官言二
 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繼言耆老皆朝于庠庠鄉學也鄉
 飲酒言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
 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
 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
 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外之學曰俊士方其朝于庠故據在

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
 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眾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
 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寇大司寇有
 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
 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
 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
 郊又有內外之別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
 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所謂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
 又非特若遠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
 遷之使知改屏則棄之而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為不
 帥教則無往而不為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教

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
 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絕其為惡也雖然
 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
 何也蓋中多者以為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上飲酒
 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為上上
 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
 卑尊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為善而不肖懲於為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
 造士

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
 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不征
 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
 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
 在鄉今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
 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
 已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
 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八大學又書傳略說
 云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
 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征謂力役謂供學及司徒
 細碎之繇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
 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其
 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

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進士則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蓋司徒言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蓋亦周制然矣

延平周氏曰天之所以爲聰明者以民而君之所以爲聰明者亦以民故簡不肖者必命於鄉而論其賢者亦命於鄉也秀士者謂其秀出於一鄉者也選士者謂其足以中有所作成也鄉論其秀士而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而已於司徒則有征也司徒論選士而升於學則雖司徒亦不征也所謂不征者特有激於不肖而已蓋古之有道之士安於義命之理以爲有命則雖匹夫召之役亦且往也以爲有義則雖天子亦莫得而臣之是征之與否固無加損也哉然毀譽無常而好惡不一者天下之情同也今以簡不肖論賢者皆命之於鄉可乎先王躬正信以倡天下則毀譽當一道德以善風俗則好惡同毀譽當好惡同然後命之於鄉不亦可乎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秀而為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為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李氏曰司徒與能則以三物物者烝民之所自有者也論而升之則以其秀秀者士之所自存者也選言其選於眾也先王之時養之雖不異而其才有大小故雖文王之時小大皆成才而其詩則始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又曰言刈其萑蓋大者如薪小者如楚又小者如萑雖皆可刈而其可選之莫不有先後故曰選士俊士如楊子言知哲聖人也洪範曰俊民用彰君奭曰明我俊民詩曰烝我髦

士是也民言其在下士言其將以官之也進士言其無數也德之未成則貴乎有造德之既成則貴乎進而無數也廬陵胡氏曰升之學為其有德行道藝不但可使學禮而已

山陰陸氏曰造士造而成之正在是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教以成是士故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



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以至俊選皆以四術成之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鄭註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陰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鄭註互言之者謂不互言當

云春夏教樂詩秋冬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絃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

言也先王於陰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又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夫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升大學則弦誦乎 又樂書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為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

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為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為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已則術於此

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曰四教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摯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爲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此凡言春秋必以春爲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何也蓋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爲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爲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以樂爲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爲主耳弦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者也於春夏通而教

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略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太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太子以至於國之後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

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天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興於詩書次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莊子曰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言教不言學非成德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延平周氏曰四術仁義禮智也四教詩書禮樂也崇四術所以尊德性立四教所以道問學尊德性天也道問學人也天與人先王之教未嘗偏廢也舜命夔典樂而教胄子周立大司樂而掌成均之法此言樂正宗四術立四教者

蓋以樂為學教之始終而能入人之深也天子言其適王子言其庶四時之教其天子與俊選者同則道德所一也廬陵胡氏曰鄭蓋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詩樂屬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書禮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教詩秋教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可教樂矣不必春也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註云互言之其義未明故詳別其言

講義曰四術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為術業

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磨之益而勢之尊隔則難行王
 天子王子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
 使其以驕貴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者之上則有善何
 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略勢位而一皆以齒則漸磨之
 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也故於將出學之時
 簡之至屈萬乘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衆甚而天
 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盱江李氏曰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天子王子羣后之
 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
 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
 不善則罪罪則裁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
 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
 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知者慮之
 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質而假之位鮮不及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
 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
 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天子王子
 羣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
 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
 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于大學不舉
 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為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
 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孔氏曰此論王子等屏退之事案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

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註云樂官屬也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樂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

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鄭註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為朝廷之大政使天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

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觶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學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學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學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為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速寄則示

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者南於中國為尤遠北於四方為尤寒自非惡之欲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子之屏宜不至此矣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也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山陰陸氏曰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今雖棘後將宥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李氏曰王親視學此有以見勞於索之也勞於索之則休於使矣

講義曰三日不舉閔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為之不舉王閔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為何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外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外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曰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外

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外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於王外諸司馬也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率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以此官然後爵命之既

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又樂書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邪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蓋用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取士其擇之非一人而進之非一日故在位者莫非成德之士

廬陵胡氏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也定其論謂公論皆定於一無異議物論既定乃試以官古者為官擇人必合公論

盱江李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否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廩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

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禪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鄭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論語註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長樂劉氏曰加祿而升為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竭其忠也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興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

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夫
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
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
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
葬之者恩也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
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為庶人李德裕貶為參軍皆不書
薨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
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眾又主
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
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
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
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
所以混為一途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鄉
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冝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
故入以之為比閭旅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
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羸股肱謂環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曰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環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為二事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

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橫渠張氏曰羸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二等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

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羸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為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鑿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為能孔子不以射御為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為始終而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為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為百工仕於卿大夫為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為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恥而有常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言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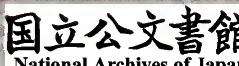
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異言一節總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鄭引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眾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言無簡不聽者言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言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

之則罪疑唯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殺大夫曰殺於內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言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慮其殺不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



同所以書獄辭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也

李氏曰必正刑而後可以明辟不正刑而明辟則察辭於差而非從矣書曰惟明克允明者內有以察其真偽之情允者外有以審其輕重之罪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真偽之情所以明辟也訟不已則至於獄至獄則訟故曰獄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典而富民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為忠厚如此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為主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為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為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為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偽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言無簡不聽為其偽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古者刑辟書於簡所謂簡書是也書於簡則有實迹呂刑云無簡不聽又云五辭簡孚皆實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為則



論或為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孔氏曰凡制五刑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鄭云斷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刑時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論或為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得中之理郵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

長樂陳氏曰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先王之所制刑嚴天威而已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制五刑而曰郵罰麗於事者先王無意於刑人而刑常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為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為主嚴陵方氏曰五刑即墨刑劓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

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為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為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即天因性循理善即人心之謂也若有司論郵罰則當麗於事而已蓋上以道揆制刑下以法守論罪石林葉氏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罪也人以為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其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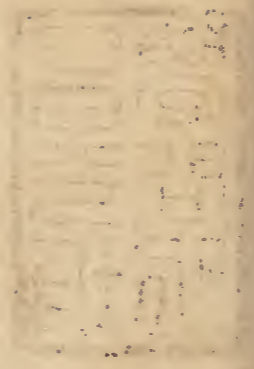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特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講義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也
 呂刑曰非爾惟作天牧謂設刑禁之官者非爾也為天牧
 民而已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
 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a small blue ink mark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